

異域
朔方備乘札記錄



國學
文選
卷之
九
賦
序

2620

異

域

錄

圖理琛撰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山房
彙鈔及澤古齋重鈔及指海皆
收有此書且同一版本借月本
最先故據以排印

四庫全書提要

異域錄二卷。國朝圖理琛撰。圖理琛，姓阿顏覺羅氏，先世葉赫人，由考取內閣中書，官至兵部職方司郎中，是編乃康熙五十一年五月，圖理琛以原任內閣侍讀，奉命出使土爾扈特，由喀爾喀越俄羅斯國至其地。五十四年三月，回京師復命，因述其道里山川民風物產，以及應對禮儀，恭呈御覽。冠以輿圖，次隨日記載見聞，其體例略如宋人行記，但宋人行記以日月爲綱，而地理附見，此則以地理爲綱，而日月附見，所載大聚落，皆爲自古輿記所不載，亦自古使節所未經，如史記述匈奴北海，頗作疑詞，故儒者類言無北海。今據圖理琛所記，知伊聶謝柏與距北海大洋一月餘程，又唐書稱薛延陀夜不甚暗，猶可博奕，僅得之於傳聞。圖理琛以五月至其地，知夏至前後確有是事，皆我聖祖仁皇帝德化覃敷，威棱震疊，故輶車所至，莫不具郵傳，供芻精，涉越三四萬里，如行閭闔，故得以從容遊覽，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，纂述成編，以補亘古黃圖所未悉。今備錄其文，使天下萬世知聖化彌綸，迥出於章亥所步之外。其所載俄羅斯、土爾扈特畏懷恭順之忱，尤足見堯天丕冒，砥屬無垠，凡在方趾圓顛，無不鱗集仰流，效誠恐後，爲三五以來所未有。今土爾扈特已全部內附，而所記俄羅斯南路十四國，乾隆己亥以後，又已盡入版圖，併以見武烈文謨，顯承啓佑，所由拓億禩之丕基者，非偶然也。

異域錄卷上

清 戶部郎中圖理琛撰

原任內閣侍讀調補兵部員外郎。又特恩陞授職方司郎中圖理琛。本葉赫人。阿顏覺羅氏。始祖在葉赫國時。行高望重。其國主待以賓禮。東北方乃龍騰鳳翔之地。天命屬與大清。而大聖人出焉。統取寰區。撫又六合。於定鼎之前。緣盛京諸部落人民會長。輸誠向化。歸仁恐後之際。遠沾高厚深恩。世受國祿。官誥相承。余生於康熙丁未歲。少時家貧質弱多病。稍長。雖習讀清漢。不甚通曉。繙譯平平。由例監廷試。選取繙譯綱目。越一載。考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。歷俸十載之間。奉命散賑山陝兩省饑民。察看南河。監製綿甲。頒發詔書。較俸陞授中書科掌印中書舍人。引見之日。適值內閣票簽侍讀缺出。閣臣保題。恩准從優陞授內閣侍讀。又奉命監督蕪關稅課。差竣旋都。未幾。授管理禮部牛羊羣事務總管。才識庸劣。不能仰副我皇上揀用深恩。譴責罷斥。於是退居林麓。躬事隴畝。承歡膝下。七閱載有餘。期保天年。乘化歸盡。生際盛世。值遣使海外絕域。土爾扈特國鉅典。因感戴國恩。仰圖報効。具呈叩請。遴選引見。聖德廣運。咸沐生成。復蒙聖恩。俯賜原官品級。優加賞賚。特命前往。於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。恭請聖訓。奉旨。爾等到彼。問阿玉奇汗無恙。欲將貝子阿拉布珠兒遣回。與爾完聚。調阿拉布珠兒人來。問俄羅斯國商人科密薩爾官名正在料理遣發。恰合朕意。伊竭誠差薩穆坦等請安進貢。朕甚嘉憫。特遣厄魯特舒哥米斯及我等各項人前來頒發諭旨。並賜恩賞。至于阿拉布珠兒歸路。業遣侍衛祁禮德前往策旺。拉布坦處。

計議。尙未到來。如到時。移會爾等。彼若言欲會同夾攻相圖策旺。拉布坦爾等。斷不可應允。但言策旺。拉布坦與大皇帝甚是相得。不時遣使請安入覲。大皇帝亦時加恩賜。雖其勢力單弱窮迫已極。我主斷不征伐。此事甚大。我等未便相允。爾雖將此事奏請聖上。以我等思之。我皇上但願天下生靈各享昇平。斷無搖撼策旺。拉布坦之意。此事我等可保。爾等往見阿玉奇。亦照見策旺。拉布坦禮相待。如有餽送。爾等酌量收受。至往返之時。俄羅斯國察罕汗尙遣使欲會。爾等卽往相會。或俱往相會。或著幾人見聽其來言。著阿顏圖理琛並新滿洲二人去見。若彼不欲見。不使人來請。則已。至相見禮儀。依彼國禮見之可也。更須向其使言。從前爾國尼果賴^名人到中國時。行止悖戾。我等斷不若此。見察罕汗時。如問中國何所尊信。但言我國皆以忠孝仁義信爲主。崇尚尊行。治國守身。俱以此爲根本。雖利害當前。亦固守此數者。寧死弗憚。不渝其道。卽今人各有祭祀禱祝之事。然身不行善。不以忠孝仁義信爲根本。雖祈禱何益。我國咸以忠孝仁義信爲根本。崇尚尊行。所以我國無干戈。無重刑。安享太平已久。如問生計。爾等但言隨處皆同。富者亦有貧者。亦有且數年前。聞得俄羅斯國與其隣國不睦。互相攻伐。俄羅斯國欲調用邊兵。或疑我邊人不行調發。亦未可定。兩國和議年久。朕無他意。有調用邊兵之處。卽行調撥。不必疑惑等情。特諭黑龍江將軍。由泥布楚城移會爾國。如問年高之人。爾等卽告以我皇帝每歲查取年高之人。每次查得一百餘歲者。二三十人。九十餘歲者。或一省有萬餘人。俱加恩賜。如問出獵行幸之處。爾等卽告以我皇上每歲出獵。其所扈從兵丁。俱給以官養馬匹乘騎。按日給與盤費。今日下令。明早起行。不致些毫遲

悞一應用度俱係官給。惟隻身効力毫無拮据。卽我等此役乘騎用度皆係皇上恩賜。我等但隻身効力耳。朕思俄羅斯國必言及火炮之類。倘若懇求爾等言路途遙遠難於行走。沿途皆高山峻嶺。林木叢蔽。險隘之處甚多。我中國並無如此地方。亦不會見如此道路。致之甚難。且中國法禁凡火器物件。不許擅自出境。法令森嚴。雖我皇上恩賜。斷難至此。伊若求爾等轉奏。爾等只言我等俱係特遣往土爾扈特國。阿玉奇汗處去。奉使之事各異。此等情節難於奉聞。至俄羅斯國習尚矜誇。必出陳其所有之物以示爾等。倘若出示。爾等不可驚訝。亦不可輕藐。但言此等物件我中國或有或無。我等職司各異。有所見而衆未見者。亦有衆見而我未見者。所以不能盡知。此役爾等同心合意而行。不可飲酒無狀。嚴禁隨役。沿途以至俄羅斯國地方風俗甚壞。婦女不端者多。爾等隨役不可無禮妄行。須嚴加約束。至俄羅斯國地方。或見婦人或遇可哂之事。爾等須莊重行事。不可輕於戲謔。若餽送爾等物件。毋遽收受。必須再三却辭。但言我等不會帶得佳品。送察罕汗所餽遺。如何收得。倘再三懇乞。或止收一二。將爾等帶去錦緞。回送察罕汗。但言路途遙遠。不會帶得佳品。此係相見之微儀。若不來請見。或差人到時。卽將所帶錦緞給與。亦言路遠並無佳品。些須薄物。聊表微意耳。及俄羅斯國法令嚴禁。屬下人役少有過愆。不可表暴於管轄之人。務必寬裕莊重而行。若問爾等係何官職。但言我等係外部院衙門所司官員。並非皇上侍近之臣。此役俄羅斯國人民生計。地理形勢。亦須留意。欽此。內閣編撰頒發。阿玉奇汗敕書已成。支取驛馬護送兵丁。於壬辰年五月二十日。自京師起程。是日老父率諸兄弟並親友出城餞送。不忍遽離。在北

極寺久坐。將暮不能遠去。宿于沙河。行六日。出張家口。於六月初三日。越興安嶺。至正黃旗察哈兒哈穆虎地方。察哈兒蒙古官兵預備駝馬氈帳。供給羊隻迎接。自此處將內地所乘驛馬並護送綠旗兵丁俱發回。又行十餘日。至喀爾喀阿拉布坦王所屬巴顏布拉克地方。喀爾喀官兵預備駝馬並供給羊隻迎接。此處係興安之上。有一帶石山。產金桃皮樹。又行二日。至西拉布里度地方。有十餘里沙岡。十六日至瀚海之南界。阿里哈林圖枯布爾地方。十七日。至瀚海適中朱爾輝地方。此處產各色小石。有查克木樹叢生。其木高五尺許。皮似蠟木。葉似三春柳。質甚堅。其地方有流泉二三處。流聚成小澤。水清而甘。有水禽集其中。觀此忘其爲瀚海。而目爲內地焉。十八日。至瀚海之北界。哈囊布拉克地方。又行三四日。至那拉忒赤勞地方。其地皆曠野。四望無際。惟此有山一處。甚奇異。週圍十餘里。其山之石。蜿蜒層疊。形如盤蛇。猶人力爲之者。山之下有流泉。其南十里許。烏那斯太地方。產黑白二種英石。余見而愛之。忘其馱載重累。擇其佳者十餘塊。置布袋內。交付台吉萬舒克收貯。又行三日。至達布蘇台地方。貝勒旺拉爾迎接。請皇上起居。設幃帳。宰牛羊筵宴。觀隨往新滿洲步射。送十餘里辭歸。又行三日。地勢漸下。七月初三日。自鄂什欣布里度地方。下興安嶺北界。至汗山東邊。枯爾布里度地方。其東南二十里許。卽勦滅逆賊噶爾丹之召磨多地方。在大路旁。俱平坂。小山谷中。樹木叢生。有小溪沿山麓。川谷紆迴而流。初五日。至土喇河岸。因連朝陰雨。河水泛漲。旣無舟楫。難于涉渡。俟水勢稍落。駐宿三日。於駐宿無事之暇。往釣河濱。獲樺魚。鱸魚十數尾。皆二尺許。命烹之以飼衆。極其肥美。又遣噶扎爾圖往汗山。用烏鎗捕得大鹿一隻。分而食之。土喇河自根

特山右發源。向西流入杭愛汗山。流出之鄂爾渾河。根特山之左流出之河名曰黑魯倫。向東流入呼倫湖。自呼倫湖流出之河名曰額爾古納。向東北流入黑龍江。其鄂爾渾河環流哲布尊丹木巴呼圖克圖所居之布隆汗山。及圖謝土汗遊牧地方。向西北流入色楞格河。自此而北。以至俄羅斯國界。皆山。土喇河北岸諸山。有色爾畢谷口三處。及松吉納山嶺三處。有極高危險之處。亦有峯巒聳峻之處。谷內之草暢茂。野卉爛漫。鋪地如畫。鮮耀奪目。其山之陰皆叢林。有杉松、馬尾松、楊、樺樹。極其森鬱。其間自各山發源。流入土喇鄂爾渾。色楞格河之小河。則有博羅哈拉、席喇伊魯爾、伊邦等河。其水清而溜急。兩岸皆叢柳。產樺、鱧、鯉、鮑、鰱等魚。又行十日。至喀爾喀之北界。車陵扎布部長之邊界。博拉地方。兩旁皆山。鄂爾渾河來自東南。向西流入色楞格河。色楞格河來自西南。環繞山北。向東北流過俄羅斯國界之楚庫柏興。又向北流入北興兒湖。其博拉地方皆草墩。甚泥濘。潦水成澤。其東南林木森密。望之鬱然。多蚊虻。賴嚮導指引而行。又行一日。至兩國接壤之蘇布克圖地方。兩旁皆山林。谷中有溪河。北山之上。有泉。其水甘而涼。谷內之草暢茂。蚊虻甚多。揮之不暇。跟役人等。片時被暈。面目皆腫。又越二宿。於二十三日。至楚庫柏興相近。色楞格河之南岸。駐扎。管理楚庫柏興俄羅斯官。衣宛薩委翹人。差人問曰。爾等係何人。往何處去。我等回言。是中國至聖大皇帝欽差天使。前往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處。頒發諭旨。並蒙恩賞賜我等。凡我等所來情由。爾國之貿易商人。科密薩爾儘知。你頭目問他。即便得知。于是衣宛薩委翹即遣官兵撥船隻迎接。至楚庫柏興。將到時。諭旨前排列十數對兵丁引導。送至公署安歇。衣宛薩委翹來

見。問曰：天使之來，有何事故？有干我國之事否？我等答曰：我等係特差前往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處去的使者。于爾國並無甚事。因阿玉奇汗特遣使恭請我至聖大皇帝萬安進貢方物。由爾國經過。爾國特差人轉送至我中國。所以我大皇帝亦由此路差我等前來。來時我大皇帝猶恐從爾國經過，沿途馬匹供應不能接濟，騷擾爾等。特宣旨大臣傳詢爾商人科密薩爾爾。科密薩爾爾云：一應馬匹供應，斷不致悞。因此方遣我等前來。衣宛薩委翅曰：我國人每年往中國貿易，屢蒙至聖大皇帝深恩。天使此來，一切馬匹供應，豈有遲悞之理。但天使前來情由，業已差人報知我國察罕汗。至今回信未至。我等未奉我汗之言，不敢擅令天使前往。只得暫駐。俟我察罕汗信到，方可前往。因此在楚庫柏與地方，俟察罕汗信一住五個月零三日。其間衣宛薩委翅甚是欽敬。不時備宴延請，餽送食物，給與緞疋。五十二年，往京師貿易之科密薩爾。俄佛那斯夜委翅名人，至楚庫柏與。于我四人處，各送白狐皮三十張，並菓品等物。我等言來時蒙我大皇帝恩賜，一切所用什物，俱已全備，並無缺乏。爾科密薩爾亦係行路之人，何勞如此。餽送壁辭。科密薩爾遣人復懇曰：我等不時往中國貿易，屢沾至聖大皇帝恩深。有年。天使並不會到我國中。方今既幸遇，雖盡心恭奉，猶爲不足。伏乞辱納。再三懇乞。我等言科密薩爾既如此說，將食物收受。其狐皮發回。告爾科密薩爾。我中國向來凡奉君命差遣人員，一切禮物，毫不收受。我等日後相見處，甚多。彼時各自盡心，亦未爲晚。目下毫不敢受。却其狐皮，答以果餅。五十二年正月十四日，察罕汗信到。厄爾口城頭目費多爾衣宛薩委翅名人，差伊俄羅斯官按墨列衣衣宛薩委翅名人前來迎接。問其來歷。答曰：因托

波兒總管噶噶林^{名姓}移會厄爾口城頭目。所以我頭目差我前來迎接至聖大皇帝天使。令我用心敬奉。不可輕慢。來文我不曾見。其中情由不能得知。于是楚庫柏興官衣宛薩委翅撥給拖床七十餘輛。並跟隨兵丁救書前排列伊國旂幟兵丁引導。擂鼓放炮相送。于正月十六日自楚庫柏興起程。

楚庫柏興

係俄羅斯國界。相隔我國喀爾喀部長台吉車陵扎布之邊界博拉地方。二百餘里。其間皆山。不甚大。沿途皆林藪。惟有杉松樺樹而已。色楞格河寬四五十丈不等。水清溜急。自西南向東北而流。楚庫河來自東南。流至柏興之南十里外。歸入色楞格河。沿岸皆叢柳、櫻、菓、榆樹。二河交匯處。有俄羅斯收貯貨物倉房十餘間。居舍數間。皆樓房。用大木營治。河內有船二十餘隻。其船頭聳尾齊。寬丈餘。長七八丈不等。自二河交匯處以北十里外。色楞格河之東岸。有大木營治樓房百餘間。無城垣。四面皆山。此處俄羅斯與蒙古人等二百餘戶相雜散處。有天主堂三座。小舟艇數百隻。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。駐兵二百名。器用有床、桌、椅、橙、車、拖床。

畜、駝、馬、牛、羊、犬、雞、貓。

種大麥、小麥、蕎麥、油麥、有兩種蘿蔔、蔓菁、白菜、葱、蒜。

山中有熊、狼、野豬、鹿、狗、黃羊、狐狸、灰鼠、白兔。河內有鮑魚、鱒鱒魚、哈打拉魚、他庫魚、鯉魚、石班魚、穆舒兒呼魚、鯽魚、松阿打魚、禪魚、勾深魚、牙魯魚。

一種魚俄羅斯呼爲鄂莫裏。大似牙魯。長丈餘。于白露後五日內。由柏海兒湖逆流而來。甚多。俄羅斯國人各行漁捕。醃以度臘。儲鱸以此魚爲食。相繼而來。其色楞格河于十月中旬始凍。

途中行二日。於十八日至烏的柏興。管柏興官排兵列轅迎接。設宴款待。深加欽敬。出其妻子獻酒。作伊國之音樂跳躍以爲娛。

烏的柏興

在楚庫柏興之東北。相去二百餘里。山高大。多林藪。色楞格河邊寬闊之處。間有田畝。色楞格河自西南流過柏興。向西北而流。烏的河自東南流于柏興之西。邊流歸入色楞格河。四面皆山。無城垣。此處俄羅斯與蒙古人等二百餘戶雜處。駐兵二百名。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。有天主堂二座。其廬舍生計牲畜與楚庫柏興同。

一種石片。其大如掌。層疊而生。人皆按層揭取而用。視其所揭石片。薄而透明。似玻璃琉璃之類。俄羅斯國人所居廬舍之牕。皆以此石片合釘爲之。問其所出。言有一費提穆河。自根特汗山之陰流出。由巴爾古西穆城之東。繞過昂噶拉河源。歸入朱爾克河。其沿河山內產此石片。莫斯科窪城。托波爾等處皆用此石。

又越三宿。于二十一日至柏海兒湖之南岸。博索爾斯科地方。沿途皆大山林藪。路旁俱田畝。此間有則陽海及哈拉果兒兩村落。皆俄羅斯居住。不甚稠密。其柏海兒湖週圍。皆山連繞。四面菁葱。嵐氛杳靄。林

木蒼鬱。波浪浩瀚。極目無際。

柏海兒湖

自烏的柏興向西北行。三百餘里。方至。沿途皆大木林藪。其間有小柏興六七處。間有田畝。柏海兒湖南北有百餘里不等。東西有千餘里。西面皆山。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。其巴爾古西穆河自東南流入。鄂遼漢洲從東北流入。又有一河名曰昂噶拉河。鄂遼漢洲居柏海兒湖內之東北。闊五十餘里。長二百餘里。其洲之上有山岡。產杉、松、榆、樹叢柳。並各種野獸。布拉特蒙古五十餘戶。遊牧于此。畜牛羊馬匹。柏海兒湖內產各種魚及獺。于十二月下旬。冰始結。實人方行走。三月盡。冰始解。柏海兒湖之西北。流出一河。亦名曰昂噶拉河。向西北而流。兩岸皆大山林藪。約行五十餘里。皆山岡。川谷寬闊。二十二日。至柏海兒湖之北岸。果落烏斯那地方。又越三宿。于二十五日。至厄爾口城。其頭目排列旂幟。烏鎗鼓吹而迎。鋪設公署。款留安歇。即欲起程。費多爾衣宛薩委翹曰。我國總管噶喇林來文。只教將天使等接來。此處居住。總管之言如此。我不敢少違。俟托波兒處特遣迎接官員到日。方可起行。于是因候迎接官到。駐扎厄爾口城。費多爾衣宛薩委翹備宴延請。于官給之外。又送牛豕。我等言爾國察罕汗供給之物。甚是豐裕。不可勝用。頭目又何必如此餽送。却之。費多爾衣宛薩委翹曰。自兩國和議以來。我國人民蒙至聖大皇帝恩澤甚多。天使從未一至。今遠降敝處。並無佳品可獻。此些微之物。乃奉敬天使。微忱念我國察罕汗。望乞辱留。再三懇求。遂受之。隨酬緞二疋。厄爾口城頭目不時邀請。會同射的。每遇天氣晴朗之時。即出城外。

騎射捕魚以適懷。二月二十二日，托波兒處噶噶林差迎接官博爾果付泥克名四鐵班訥委翹名人至。即欲起程。博爾果付泥克曰：「今河冰未泮，舟不能行。陸路泥陷，人烟斷絕。一切馬匹供用，難於置辦。斷不可行。我等言奉君命差使，豈憚勞苦。況我中國凡奉差人員，俱以急速爲務。我等在楚庫柏興地方，已住五月有餘。在此又久候爾等，今爾已到，即可起行。若途中不得供用之物，卽於此處攜往。乾糧可食，倘不得馬匹，雖步行幾日亦可。只管久住，非行路之計。於我中國之例，甚屬不便。」博爾果付泥克曰：「我國總管噶噶林分付將天使大人由水路接來，須深加欽敬，不可少有怠忽。怎敢違拗。稍有違拂，我身首難保。于是住厄爾口城候昂噶拉河冰解。」一日，博爾果付泥克四鐵班訥委翹來見，問中國至聖大皇帝建都中國，幅員遼闊，四面皆有人民，週圍國度甚多。我俄羅斯國偏僻一方，止兩面有國度。爾中國何以無干戈之事。極其奠安。我國戰爭之事，總無休息。此係何故。我等答曰：「我大皇帝聖德廣運，愛民如子。凡有血氣者，俾皆得生計，不分內外遠近，一視同仁。遍施恩德，好生如天，無重刑，不嗜殺，繼絕世，舉廢國，膏澤洽於海外。所以天下諸國，皆感仰我至聖大皇帝深恩，心悅誠服。是以永無征伐之事。常享昇平之福已久。博爾果付泥克曰：「然我俄羅斯國風俗殊異，務虛好勝，所以兵甲無休息之日。至今戰爭不已。三月二十五日，昂噶拉河冰解。我等催促起程。費多爾衣宛薩委翹及博爾果付泥克四鐵班訥委翹曰：「自此往托波兒去，向西北行。此處冰雖稍解，自北以尚未全泮。現今斷難起行。我國地方，我等切知。如可行時，何敢耽悞。四月十五日，修葺船隻，起至月盡完備。撥給船四隻，排兵列幟，鳴炮放鎗，鼓吹而送。於五月初四日，自

厄爾口城起程。

厄爾口城

在柏海兒湖之西北。相去一百五十餘里。沿途及附近厄爾口城之山。不甚大。皆平坡山岡。昂噶拉河來自東南。繞過厄爾口城。西向西北而流。厄爾口河來自西南。入昂噶拉河。無城垣。似柏興。居住八百餘戶。皆樓房。俱係大木營治。大半俄羅斯。蒙古人少。有天主堂五座。有市廛。厄爾口城及附近小柏興地方。皆屬厄爾口城之頭目斯多爾尼科官名。衣宛薩委翹統轄。駐兵五百名。

器用有桌、床、椅、橙、車、拖床、船、舟、艇、水磨。

樂有鐘、鼓、木笛、嗩吶、銅絃箏、胡琴。

產紵麻、布、燻牛皮。

種大麥、小麥、蕎麥、油麥、麻、蘿蔔、蔓菁、白菜、葱、蒜。

畜馬、牛、羊、豕、雞、鴨、犬、貓。

食方木井水。

河內產各種魚。

三月下旬。雪始化盡。昂噶拉河冰始解。四月上旬。柏海兒湖冰始解。草始萌。樹始發。

自此乘舟起程。由昂噶拉河過破落克。西費喇。諸危險之處。其昂噶拉河兩岸。奇巒絕壁。疊秀橫空。斷岸

千尺。水聲淙淙。巉石嵯峨。橫波峭立。風高浪激。奔注如矢。
昂噶拉河

自柏海兒湖流出。向西北。透過厄爾口城。仍向西北而流。匯于伊聶謝河。歸入北海。水清溜急。大於色楞格河。兩岸皆山。有高峻峯巒。亦有平坂山岡。多林藪。有杉松。馬尾松。楊樺。櫻。刺玫。岸有叢柳。行千餘里。水漸濁。厄爾口河自厄爾口城之處歸入。又行一千九百餘里。伊里穆河自東北歸入。自伊里穆河歸入之處。以至伊聶謝河。其間之河。俄羅斯又呼爲通古斯科河。除厄爾口河。伊里穆河。又有十餘小河。皆歸入昂噶拉河。昂噶拉河內有碑克五處。破落克八處。西費喇九處。河內高峯及臨水懸崖。俄羅斯人名之曰碑克。河兩邊皆峭壁。中有大石。水直陡下流者。俄羅斯人名之曰破落克。水淺有石。水緊溜急之處。俄羅斯人名之曰西費喇。五月初四日。自厄爾口城乘船起程。沿途河岸之下。未消之冰雪。尙有二三尺不等。亦有至丈餘之處。順流晝夜行。十九日。至伊聶謝柏興地方。其間水程三千餘里。沿途河岸寬闊之處。間有田畝。其山陂少平之處。亦有耕種者。有小柏與甚稀。俄羅斯與布喇特及索倫人等雜處。

五碑克之名

滅提別西克碑克、巴達爾滿斯克碑克、多達爾斯克碑克、滅費斯克碑克、費達穆斯克碑克。

八破落克之名

博合滅爾訥破落克、皮牙乃破落克、巴敦破落克、多爾規破落克、沙滿斯克破落克、阿布林斯克破落克。